



培育醫學人文的價值

◎董事長 陳田植

從1914年的愛因斯坦說起

1914年春天，愛因斯坦被優渥禮聘到當時的世界學術重鎮柏林大學，正處於他一生科學研究之顛峰時期。於1905年提出狹義相對論之後，愛因斯坦繼續探索等效原理、量子論研究、相對論數學基礎等，終於在1915年完成被認為可能是二十世紀理論物理學上的最高成就—廣義相對論。我們知道1914年夏秋之際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正處於研究顛峰且即將有重要突破的愛因斯坦可以不理會政治社會的紛紛擾擾而獨善其身。然而，愛因斯坦站出來反戰，站出來關懷他所生存的社會；他以深刻的人本思想關懷人類社會的現況與走向，他不置身事外而高度投入各項反戰活動。「偉大的學者從不把自己侷限在一個狹小的專業領域內。反之，一個對人類重大問題不聞不問的科學家，他的思想格局很難恢弘闊達，這樣的人在學術研究上往往也難成大器。」我們在李遠哲前院長的身上，也同樣看到科學研究與人文理念的同時存在，以及他的恢弘氣度與偉大貢獻。

再談1916年後的賴和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不久，於1916年在彰化市開設賴和醫院懸壺濟世。自此以他強烈的人文思想關懷民眾的身心與生活狀況；在醫務之餘，以悲天憫人之胸懷執筆創作新詩小說等反映社會之寫實文學，並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等社會運動。「做為醫生，他為人治療病痛；做為文學家，他寫出人民的苦痛和不能滅絕的希望。」賴和行醫，仁心仁術傳聞鄉里，濟貧義診、

奉獻社會文化運動，乃至未留下什麼遺產給家人。但他卻留給台灣民眾豐富的人文精神（其短篇小說「一桿秤仔」編入國高中教科書）與追求公義的社會價值，是救人濟世的真正體現；他也留給台灣醫界許多省思。以台灣近代史觀之，具有深刻人文思想的醫者也成為自日治時期迄今台灣社會的中堅階層，風起雲湧的各項社會文化科學活動從未缺席。

醫學與人文

醫學是介於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學科。以仁民愛物為基礎的人本思想是醫學發展的動機；因為尊重生命的價值、因為冀求解除人類的病痛，多少人投入醫學領域從事工作時間極長的醫療、無止境的研究及熱忱的教學。而唯有這樣真誠愛人的動機，會讓醫學有真正的價值。因此，在醫學相關人員的養成過程中，啟發人本思想、強化醫學人文教育是最根本的。近十年台灣的大學教育一直在強調通識教育課程的重要性，各重要大學的通識課程也進行一連串的改革；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互學習與思想奧援，成為各學院（不論文法理工醫農）學生學習根基的要項。對醫學相關領域的學生而言，人文思想的強化才能具備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胸襟；這是救人濟世基本價值的培育。醫學人文的培育須要與時俱進，期望本校師生能不斷提昇醫學人文素養。

註：本文參考林孝信教授科學月刊34-5文與島國顯影一書。